

匠人

作者：申赋渔

望不见的乡愁

生活中所需的一切，曾经就在屋前屋后。

那时的日子直接、新鲜，带着手心的温暖。

那时的人们以情相待，用心相处。

□

■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，拐了一个大弯。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，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。银杏树领着人们向东20多公里，便到了长着更多银杏树的申村。人们称我们这里为银杏之乡。

□

■600年之前，一位名叫申良三的，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，看中了这块沙土洼地，就此落脚。到了1970年，良三公的第十七代子孙，也就是我诞生时，申村已是有着好几万人的大村。谁也没想到，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注定要看着这个村子衰亡。

□

■2001年，离家十多年的我，回到申村，第一次看到一座大门紧锁的颓圯的屋子。这是纸扎匠的家。他的坟就在屋后，院子的门被一把锈锁锁着，青瓦的屋顶上长满了杂草。此后，每隔几年，都会看到一座被抛弃的，正在荒废着的老屋。

□

■多年在外，对他乡的熟悉胜过故乡的我，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。我所熟悉的一代人，一个个凋零。这个村庄，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。儿时乱跑的旷野，一半已经砌了厂房。当新城镇的钢筋水泥延伸到这里，过去的一切，那个存在了600多年的申村，可能就像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吧。

■在申村的时候，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，一次次地出现，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。

□

■这些匠人们，都是我所熟悉的。都曾是日日相见。每一个人都知根知底。他们来了，又走了。什么痕迹都没留下。他们原是从古至今，代代延续的一环。这个环，到今天，就断了。他们不在了，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。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。

■据说，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，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。写下他们，是怕有一天，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。



瓦匠

荷先生是申村唯一的医生。他的家在村中间一块高地上，孤零零的。他的屋门口是一个颇大的园地。每到春天，这里立即变得树木葱郁，春花盛开。最多的是银杏树。另外还有柿树、枣树、皂荚树等等。很多长得都很恣肆。花也多。从院门通向堂屋大门的路两旁，栽着海棠、紫荆、蔷薇、栀子花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。园子的中央，是各类的草药。天门冬、猫抓草、苍术，都是好看又好闻。然而人们喜欢的还是薄荷、马齿苋和穿心莲。经过这里了，会带一把回去。薄荷可以和在面饼里，或者做成面条的调味汤。马齿苋炒蛋，吃了皮肤会滑滑的。穿心莲不像名字这么可怕，要凉拌吃，吃了胃口好，消炎解毒。荷先生含着笑跟每个人打招呼，并向他们介绍更多的可以食用的药草。人们越拿他的药草，他越高兴。自然，这都是不要钱的。

荷先生的药草园在我上学的路上。上学放学，我都要在他的药草园里玩个半天。捉蝴蝶，或者采四季的花。采一两朵可以，多了，荷先生就会站到草屋的门外，轻轻咳一声，我们就飞一般跑掉。

今年谷雨节后，我又回了一趟申村。回家的路必得经过荷先生的药草园。荷先生已去世多年，申村人念他的好，并没有拆了他的茅屋。只是药草园没人细细打理了。哪家要什么，就自己去种点，自己收。我每次回申村都要过来走一走。这里有一种让人微醉的药香。

这次经过的时候，发现药草园没了，上面盖了座教堂，一个十字架，高高地竖在新屋的顶上。

回家的这几天里，瓦匠成了我家的常客。

一向好客的父亲，对瓦匠的态度却显得颇为冷淡。

“瓦匠‘吃耶稣’，弄得村子里鸡犬不宁。”在他走了之后，父亲冷冷地说。

“吃耶稣”是信基督教的意思。或许是因为《圣经·新约》“约翰福音”里，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。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”乡下人就这么称信教的人了。

现在的瓦匠老了，腿也瘸了。年轻时，可是方圆几十里姑娘们爱慕的对象。他是个解放军，不只是长得一表人才，还拉得一手的好二胡。瓦匠给过我一枚五角星，就是别在军帽中间的那种。这成了我少年时最好的宝贝。在他偶尔回家探亲时，家里总被挤得水泄不通。眼看得前途无量。不曾想，大裁军时瓦匠悄无声息地回了家。在家待了几个月后，做了一个瓦匠。

因为没有正式拜师，先是跟在别的瓦匠后面打打下手，看明白了，自己也拿了瓦刀砌墙。虽说做了瓦匠，只是手艺，说实在的，很一般。他原先头上的光环就这样消失了。要说，这样的失落是大的，可从来没人听到瓦匠有过什么抱怨。他总是笑眯眯的，为每一家的新房忙忙碌碌。因为他的嗓子好，又有口才，新房开工和落成时，他就成了那个“说歌子”的人。照理说，“说歌子”的要是手艺最好的。可是乡下的匠人，如他这么上得了台面的，少。

“说歌子”是什么呢？新房开工了，上梁时要有人唱吉祥话。这吉祥话是说给神灵听的。歌要唱得好，要让神灵听得悦耳。神灵听得悦耳了，才会记得这话，才会把吉祥施给主人家。唱这歌子的时候呢，众匠人要有节奏地应和。木匠用板斧捶打木料，瓦匠用瓦刀拍打砖石，在场的人，各自要用手中的家伙敲打起来。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场面甚是热烈。作为主唱的瓦匠，会拿到一只丰厚的红包。吃饭时，也被安排在上席。只有这个时候，瓦匠的脸上才真正放出光来。

申村忽然要盖教堂。主事者是位女子。她丈夫叫高根，村里人都喊她“高根女将”。“女将”是我们的方言，媳妇的意思。

高根的婚礼我是参加的。他跟我的二舅在同一个五金厂。总而言之，两家的关系不一般。所以结婚的时

候，连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孩子都来了。婚礼当然是热闹的，细节记不分明。印象深的，倒是新娘子好看。所以，再次听到村里人讲起高根女将的事，我的眼前出现的就是那个掀了红盖头，出来敬酒的美丽女子。

高根女将起先是信一种什么功的。因为政府禁止，信不成了。据说还有两个外县的同道中人来她家躲了几天，后来风声太紧，连申村也无法躲藏了，高根女将便与他们去了城里。

高根女将再回申村，已是半年之后。让人惊异的是，她改信了基督教。她是申村第一个信基督的，同时也是第一个传教者。

申村已经没有年轻人了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打工。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。高根女将一户一户地座谈。老人是孤独的，病了老人更是苦痛无望。小病、慢性病大多是不治的，由它去。真严重了，就去镇上医院开点药，自己回家吃。住院治疗的极少。真到不行了，也不肯住在医院。死在家里比什么都重要。要是不用吃药打针，就能治好病，那可好了。高根女将就是这么跟申村的病人们说的，只要信基督，百病消除。靠这一条，那些死马当活马医的人们，就信了。不就是星期天去听人说说，再跟在后面唱唱小曲儿嘛。

高根女将的家中聚合了四村的老弱病残，渐渐无法安放了，须得有座教堂才行。高根女将看中了村中央荷先生的药草园。

高根女将拆荷先生茅屋的时候，有几个老先生看不下去，让村长去制止。村长叹口气，说管不了。

早先的时候，高根女将就带了信徒去找镇政府，镇政府又向县里请示了，关乎宗教的事，县里的意思是不如大事化小。不就一块地么，给吧。于是荷先生的药草园就成了教堂的基地。

春节刚过，瓦匠去上海打工。在上海火车站，遇到招工两个人，跟他们去了。谁知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，这两人不只抢了他身上的几百元，还拿什么硬东西砸了他的头。报了警，瓦匠终于被送回申村。头疼得厉害，瓦匠在家躺了三天，在弟弟锅头的劝说下，终于去县里的医院检查，医生脸色凝重：“照片子的情况看，很严重。得住院。”只检查就花费了上千元，瓦匠不肯住院。送他来的锅头呢，也倒了霉。医生看他脸色不对，一定也要给他做个检查，结果说是高血压，要吃药，不吃药，危险得很。当时锅头就被吓住了，花了几百块，拿了药回来。弟兄二人回到家一合计，“算了，管他呢，活一天赚一天。”锅头药也没吃，去了江南的“泥浆泵”队，继续挖河。瓦匠头疼，只得在家歇着。

瓦匠心情最灰暗的时候，高根女将登门了。

高根女将到瓦匠家的第二天，瓦匠就病歪歪地来到教堂的工地上。他是瓦匠，正派得上用场。

信教似乎真的是灵验的。瓦匠的头疼，倒真减轻了。等教堂盖起来，头疼全好了。瓦匠成了新教堂落成后，第一个受洗的。

瓦匠的入教，成为申村基督教的一件大事。他的能说会道和身强力壮，使他脱颖而出。高根女将特意把他送到城里的大教堂学习。两个多月后，回到申村的瓦匠焕然一新。他放下瓦刀，身披黑袍，手捧《圣经》，站在简陋却庄严的教堂里，声音洪亮而动听——申村少掉一个瓦匠，多了一个传教士。

瓦匠入教的这年年底，他的弟弟，那位被医院诊断为高血压的锅头，带了一大笔工钱回到申村。他早忘了高血压这回事。过年前，他把房屋修整了一下。本是请瓦匠帮忙的，瓦匠教务在身，抽不出时间。其实瓦匠有空也不会来的，他已经不做瓦匠了，并且收入不菲。教堂的信众几乎翻了一倍。他们每周都要在捐款的箱子里投钱。多少倒是无所谓，五元也行，十元也行，就是向主表达自己的心意。高根家已经盖起了三层的楼房。高根对妻子曾经有过不满意，但自从盖了楼房之后，一句闲话不说了，由她去。

锅头对哥哥瓦匠的不帮忙，心里是有气的。可是能说什么呢！

很快就过年了。大年三十，锅头准备了丰盛的祭品，去瓦匠的家里敬拜祖先的牌位。照老家的规矩，祖

先的牌位要供在长子的家里，长子再传给自己的长子，如此代代相传。

瓦匠在门口拦住锅头：“我是信主的人，是不作兴敬祖宗的，你回去吧。”

“你信你的主，我敬我的祖。”

“你要敬祖，我这个家你就不能进。”

锅头手里提了一篮子的鱼、肉、馒头、糕点，愣在门口。

锅头回来，找我的父亲。

“山哥，我们家出了逆子。瓦匠说他信了主，不让我敬祖宗。”

“他信他的主，怎么又不让你敬祖呢？”

“他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说不作兴，怕我冲撞了他的主。”

“他信主，你没办法，那是他的事。只好这样了，你去把祖宗的牌位请到你家里来，以后这祖宗就由你敬了。这个也有说法的，就是长兄死了，家里没人，就由弟弟来敬祖。他这个样子，差不多算这个情况。”

锅头点点头：“也只能这样了。这大过年的，家家户户敬祖宗。再穷的人家也大鱼大肉的放祖宗面前，请祖宗保佑。我不敬，算什么？他不做人，我还要做人啊。”

锅头没要到牌位。

瓦匠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“好好的牌位怎么没有了？”

“就没有了。我们信主的人，只有一个神，是不能信其他的。家里不能有这些东西。”

“牌位，那是祖宗啊。你说弄到哪里去了？你不要没关系，我请回去。你今天不给我，你这个年就不要过了。”

“我烧掉了。”

锅头愣了半天，一句话没说，回了家。

这天晚上，锅头一家没吃年夜饭，也没放鞭炮。锅头眼圈红红地坐在厅里的椅子上念念叨叨：“爹、娘，你们的忤逆儿子把你们的牌位烧了，这大过年的，也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。我没法孝敬你们啊。家家都过年，你们没吃没喝，这造的什么孽啊。”

大年初一，锅头和申村的人们一起，端了贡品去祠堂烧香敬祖。

祠堂并不大，三间瓦房，一座院落。一进院子的大门，左手有一间厢房，里面透出缭绕的香烟。这里供着树神，所有来的人，都会进去行礼。

对着门的墙壁上，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镶着一棵干枯的银杏树的照片。树虽然已经枯死了，却依然能看出它的高大。这棵树在十年前被雷电击中，死了。它的死，对于族人来说，是一件十分伤心之事。因为它是600年前，定居此处的始祖栽下的。人们敬重它，祭拜它，觉得它灵验，也许是相信祖先的神灵就附在它这繁茂的枝叶之上。

它是村庄的象征。七八里外，只要看到这棵银杏树，就知道申村到了。小的时候，我常常要从它的下面经过。它长在我去外公家的必经之路上。它的根系之长，令人吃惊。我曾在离它几百米外的一家杂货小

店的门槛外面，发现了它钻出地面的根。我们要好几个孩子手拉手，才能把树干抱过来。

村里的人们，都相信它有神力。在它的脚下面，常常有人烧香祷告。当它被雷电击死之后，有好几年，人们依然不肯动它一动，还希望它能够苏醒过来。然而，它却是实实在在地死了。终于，在重盖祠堂的时候，人们不得不将它锯倒。

原先的祠堂，就在这棵老银杏树的后面，它曾是申村最好的建筑。1937年，当日本人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之后，人们立即把它拆毁了。他们担心它会成为日本人的落脚之处。人们毁去了任何可能让日本人利用的东西。

小时候，每次从这祠堂废墟旁走过，我都提心吊胆。因为它隔壁的一个小棚子里，住着一个武疯子。疯子没有名字，因为头特别地小，人们喊他“细头儿”，细是小的意思。细头儿永远在这棵巨大的银杏树周围徘徊，不断地追赶害怕他的孩子。谁在看到他之后，越是害怕，越是逃跑，他越是会疯狂地追你。可是，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没法控制内心的恐惧。等我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走得很远了，再回过头来看他，他还站在这银杏树的底下，一动不动，歪着他小小的脑袋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然而，如果在他追赶孩子的时候，被他瘦小的母亲看到了，她会对他大喝一声。细头儿就会立即站住，乖乖地让她揪着耳朵扯回家。

细头儿许多年前就走丢了。他的家就在银杏树的底下，从他出生，他就知道，只要朝着这棵银杏树走，就能回家。老银杏树死了，他走远了，回过头来，银杏树不见了，他就不认识回家的路了。他瘦小的母亲，四处寻找，可是找不到。她曾经天天为这个疯儿子烦恼、伤心、劳累，可是当他走丢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她就死了。没有病，她只是吃不下饭，活活把自己饿死了。

细头儿家旁边的废墟上重新建起了亮堂而高大的房屋。堂屋正厅的墙壁中央，挂着一块崭新的木匾，上面写着“式南堂”。这堂号是祖上传下的。在申村，这个堂号已经叫了600年。

《诗经·大雅·崧高》里说：“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”周宣王为舅舅申伯饯行，希望他回到申国，成为周朝南边的屏障。祖先们用“式南堂”这个名称，提醒我们是申伯之后。

在“式南堂”的大厅里，摆着一排祖先的牌位。牌位是一块如同小小墓碑的木块。木块的头上扎着一片红布。有一些，因为时光流逝，红色已经落尽，变得灰灰的。而岁月更为久远的，就单落下一个光光的木牌。木牌上写着亡者的名字、生日和去世时的年月日。每一块小小的木牌，就住着一位祖先的神灵。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，亲人去世了，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。逝去的只是肉体，灵魂依然会时时看顾他们的后代。如果说坟墓是他们肉体的休憩之所，那么这小小的木牌，就是他们灵魂的寄居之处。

锅头和络绎而来的族人，对着这木牌行跪拜之礼。这些牌位的正中，摆放着来到申村的第一位祖先的牌位，牌位上写着“良三公”。申良三在明朝初年，从苏州阊门来到苏北泰州，定居申村，至今已有600多年。良三公去世后，葬在申村前面砚瓦池的东北。砚瓦池至今仍在。旷野之中一方小小的水塘。水塘清澈见底，偶尔还能看到游鱼。池塘边上满是青草，草丛里立了一块石碑，写着“良三公之墓”。因为很少有人走动，墓旁的小路上长满了藓苔，小径弯弯曲曲，朝村子伸过去。

等锅头敬过祖先，族人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一个个想说些抚慰的话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祠堂里供着的，都是远祖，大伙共同的祖先。自己的父母、爷爷奶奶还得供在各人自己的家中。大家都知道瓦匠烧掉牌位的事。这在申村是第一次。带给申村人的，已经远不是震惊了。

申村的人有信道教的，有信佛教的，也有信基督教的。可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烧祖先牌位的事。无论他们信什么，他们都还是认祖宗的。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生活在自古以来的人、鬼和神混居的世界里的。而这个世界的规则，要比所有的宗教都要古老。5000多年来，人们一直在这个模式当中生活。

乡下人认为，人死后，只有两个去处。一个是“鬼”，这是大多数人的归属。一个是“神”。人可以成为“门神”、“灶神”、“土地神”、“山神”、分管木匠和各种手艺的“神”甚至“厕所之神”。这些是跟人类生活在一起的“神”，住在人世间。虽然看不到，你看到的只是画在纸上或者用泥、木头做成的雕塑，你却是每天

必得跟他们打交道。还有更多的“神”是在天上。他们在那里照看人间。他们会经常从天上飞下来，到人世走来走一走，并随时干涉人世的俗事。譬如“雷神”会用雷电劈死特别不孝的儿女，“神人”会授予勤奋者一支充满灵感的彩笔。他们甚至会直接由神变成人。某些考上状元的，可能是文曲星下凡。有位赤脚大仙，竟当上了宋朝的一个皇帝。特殊情况下，甚至会有成批的神投胎为人。曾经就有108个星宿之神，从天上下来投胎成为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。总而言之，这些神，一面可以在天上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，同时也可以随时变成凡人。他们是自由的。管理他们的是玉皇大帝。这个神长相威严却头脑简单，经常会下一些错误的命令。他的管理，全靠各路术有专攻的神仙帮助。所以人们对他不大理会，很少祭拜他或者向他祷告。人们更重视的是自己的祖先。因为只有祖先才是最肯照料自己的。

据说人一死，立即就变成了“鬼”。“鬼”并不是在地狱里，而是在阴间游荡。阴间是一个跟我们这个世界平行的世界。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和他撞见。特别作恶的人才会在地狱里受煎熬。一般人死了之后，成为鬼魂了，会住在他的坟墓或者牌位上。家人进行祭拜时，他们会来享受食物、香火并带走烧给他的纸钱。当然，他们也有可能再次转世为人。其中有些人还会记得他前世的一些蛛丝马迹。人跟“鬼”要保持距离，太近了，人就会遭到病灾。万一不小心撞着了，就要立即用种种仪式请求“鬼”们赶快离去。村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曾跟“鬼”打过交道。这样的情况，我也曾多次碰到。

在田地里疯玩了一天回来，偶尔，会头疼得厉害。我没精打采地趴在餐桌上，不肯吃饭。妈妈端来一碗清水，放在我面前的桌上，拿一双筷子，双手合十握着，嘴里念叨着：奶奶？太爷爷？太奶奶？念一个人，就试着把筷子立在水碗的中央，松开手，看是不是能站住。倒了，就再念一个名字，再立。直到念到某一个名字，筷子在水碗的中央自己站住了，就拉我起来，到他的牌位面前，跪下来磕头：“太爷爷，你不要同伢儿搭话。”磕完头，上床睡觉，第二天一早，头好像就不疼了。我问妈妈：“太爷爷为什么要同我搭话，让我头疼？”妈妈说：“你不小心，在外面撞到他了。他是看你好玩，跟你搭话了。人鬼是不能搭话的。祷告了，就好了。”

神仙们要照看的人太多，并且不太可能会偏心于某一家。只有死去的祖先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儿孙们增加财产或者免除灾祸。祖先只会照看你一家。

中国人会在清明节、冬至节、过年和祖先去世和出生的日子祭祀他们。中国人死了之后，就会立即拥有比凡人强大得多的力量。他们不会像西方的死人那样，待在坟墓中一动不动。他们很忙，也许比活着的时候更辛苦。他们也有未来，成神，或者再世为人。

现在，锅头家的祖宗牌位没有了，也就是说，锅头一家跟他祖宗的联系断了，他成了孤苦零仃的人。更多的人过来跟锅头寒暄，也有人风言风语地挖苦。七嘴八舌的议论，让锅头有着说不出的痛苦与愤懑。

从祠堂回来，锅头一脚直奔哥哥瓦匠家。在他家一进门的大厅里，靠墙竖着一根粗大的十字架。锅头操起十字架，狠狠砸在瓦匠的腿上。

现在，瓦匠依然每周去教堂，只是腿跛了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大人们还是叫他瓦匠，小孩儿们就喊他“瘸大大”。



扎灯匠

外公的家孤悬在村外的一个垛子上。门朝东，对着一条南北大路。这是很奇特的。乡下房屋的朝向几乎都是朝南。其中缘由，我不十分清楚。外婆去世得早，三个舅舅各自成家立业，并不跟外公住在一起。我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去外公家住几天。那是他最忙，也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段时日。他在给元宵节扎花灯。

大年初二，我和弟弟拎了两包茶食——一包京果，一包桃酥，去给外公拜年。从我家到外公家有20多里，我跟弟弟走一路玩一路，并不觉得远。京果的香味一阵一阵地飘。我说，我们一人吃一颗吧，也看不出来。弟弟当然附和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不知不觉吃了半纸袋。拿半袋拜年是不像样子的。不过照规矩，外公会还一包给我们。索性吃掉了，就让外公别还了。于是全吃了。

外公的牙全掉了，嘴扁扁的，笑起来很不好看，可是看着慈祥。看我们只拎了一袋桃酥来拜年，他只是扁着嘴笑笑，立即一人塞一只兔儿灯让我们去玩。

外公的屋是三间茅草屋。左边一间是他的卧室，中间是客厅，右边是他的工作间。屋子的外面，又搭了一个小棚，做厨房。房屋的四周全是树，桑树、柿树、银杏树、桃树、枣树。一到夏天，整个房子都被绿荫淹没了。因为四周是旷野，他养的鸡、羊跑得到处都是。没人看，没人管。看守它们的是一只小黄狗。小黄狗自己贪玩，并不认真。

外公的工作间里全是各式的纸、竹篾和灯笼。他对我 and 弟弟特别宠爱，什么灯都可以任我们去玩，玩坏了也没关系。只有一盏除外。那是一盏八角的走马灯。框架是梨花木，雕着各式的兵器，灯罩是透亮的防风纸。灯里面是几个骑马的小人，其中一人画着黑白的花脸，说是项羽。灯的底座上刻着“十面埋伏”四个字。这灯终日挂在屋梁上，谁也碰不得。只有到三月十六日东岳大帝的庙会，才摘下来，挂到东岳庙里的神像前。点起蜡烛，灯里的人儿转起来，外面看，就像有无数的兵马在追赶着项羽。全乡就这盏灯最耀眼。它是外公的杰作。每年到东岳庙会，我都会跟所有小朋友说，看看看，会跑的灯，是我外公扎的。

从二十多岁起，外公扎灯已经四十年，到六十五岁这一年，他忽然歇手不做了。他改行“拉瞎子”。

“拉瞎子”算什么行当呢？什么也不是。瞎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，忽然就出现了。右手拎着一面小铜锣，走几步，“当”的一声敲一下。左手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由人在前面牵着。牵着这竹竿的就是我的外公。

瞎子走村串户，敲着铜锣找人算命。外公向所有熟识的人引荐这可厌的瞎子。四乡八邻，谁不认识老实巴交的扎灯匠呢？他们会尽量照顾这瞎子的生意。

我上小学，正是很要体面的年龄。瞎子的锣声经常会从学校外面响过。那是四村交合的要道。

“那不是你外公吗？拉瞎子啊。”

“瞎子专门骗人的钱。”

“拉瞎子，拉瞎子，拉瞎子。”他们看到我就这样朝我喊。

因为这个，我跟同学打了好几回架。我越是恼羞成怒，越成同学嘲笑的话柄。发生任何的冲突，他们就用“拉瞎子”这几个字来刺激我，骂我。

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撞到拉着瞎子的外公。外公看到我，老远就喊我：“大鱼儿。”我装着没听到，飞一般躲得远远的。可是外公每次看到我，还是喊。

我跟妈妈抱怨：“妈，外公不是扎花灯的么？好好的拉什么瞎子呢，多难看啊。瞎子专门骗人钱。”

“不要听他们瞎说。哪个相信哪个请。愿打愿挨，什么骗不骗。你倒想想看，瞎子不算命能做什么？”

“瞎子归瞎子算命，外公拉他做什么。丢人巴拉的。”

妈妈把手里正打着菜秸的连枷一停：“打猪草去！”

我最后一次给外公拜年是在上初三的时候。外公还住在那个破旧的茅草屋里。我已经长大了，自行车骑得飞快。外公听到声响从屋里迎出来，我喊了他一声，从车把上拎了茶食放到堂屋的桌上。因为过年，外公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屋梁上挂着一块好大的猪肉。差点碰到我的头。

我没有坐，也不想坐。“外公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回去了。”

“这做什么？哪有拜年这个样子的。至少吃了中饭回去。你看，肉这么多，鱼也有。”

“你不要忙了，真有事。”

外公跟我又争了几句，看我真要走了，让我等等，嘴里念念叨叨进屋了。出来时，他塞给我两元钱。这是压岁钱。压岁钱是不能推辞的。两元钱对于外公和我，都是极大的数目。以往，他给我的压岁钱只有5角。

我走了，骑了车，飞一般离去。到外面的大路上，回过头，外公还站在茅屋的门口，朝我望着。

“下回来！”他朝我喊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公。我去了外地上高中，不常回来。过年时，我也不愿意去拜年，让弟弟去。已经长大了的我，听到了外公一段可耻的经历。

外公是个逃兵。

我有个高中同学是外公村子的。起先我们要好过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闹翻了。他就跟别人说，申赋渔的外公是个逃兵。

父亲早知道这些，可是如果不是我问他，他也许永远不会告诉我。我对打仗的故事是特别有兴趣的。那时候的小孩子都这样，都希望长大了去打仗。申村一带是新四军的根据地，我常常听到他们的故事。据说粟裕还在我们村住过。

“外公当过新四军？”那时我还小，夏天在院子里纳凉，父亲握着一把蒲扇正眉飞色舞地给一院子的人“说书”。并不是真正“说书”，有真有假。人们愿意听，听得高兴。

我这样一问，父亲狠狠瞪我一眼：“睡去。”一晚的热闹，就这样不欢而散了。

之后我再也没问过。

等同学这一说，我才知道另有隐情。我上了高中，已经长大了，可以问了。从学校回来，我问了父亲。

1940年，在村干部的动员下，外公参加了新四军。到10月，发生了黄桥战役。对手是韩德勤的部队。台儿庄会战时，这支部队在苏北跟日本人是打过几次硬仗的，立过功，据说还受到蒋介石的表扬。大家都知道不好惹。幸好粟裕指挥得好，又身先士卒，仗打了三天，赢了。可是外公却吓破了胆。10月7日的夜里，黄桥决战胜利的第二天，外公扔了枪，从营地偷跑了。

离宿营地不远，外公就被哨兵发现了。哨兵突然从一棵树的后面钻出来，拿枪指着外公。两人只相隔十几米。外公僵直地站着。他们是一个班的战友。两人相持了有一分多钟，那哨兵收起枪，让他走了。

外公一口气跑回家。并不敢在家住着，怕被人发现了，要绑起来送到部队。

外公在远离村子的一个高垛子上搭了一个小茅棚。垛子的东边是进出村子唯一的一条南北路。从小茅棚可以看到这路的尽头，无论什么人进村，远远就能看到。垛子的后面就是广阔的田野。田野里沟渠纵横，钻进去，立即可以消失。学会逃命，这可能是外公从部队里学到的唯一有用的东西。

没有人来抓外公。外公就在这垛子上住着。先是扩建了茅屋，然后成家立业。所谓立业，就是扎花灯了。

这样的外公，一个逃兵，不用说拉瞎子，再稀奇古怪的事也做得出。我是不想再见他了。外公呢，也再没拉瞎子来我们村子。他或许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会觉得这很丢人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去无锡打工，后来又去了广州、珠海、北京和南京。等我流浪回来，外公已经不在了。

妈妈跟我说，外公不在了。病倒在床的时候，舅舅们要接他去村子里，他不肯。母亲和父亲要接他来申村，他也不肯。只好大家轮流跑过去照应他。还有那个瞎子，也在那里，每天陪着。

“就他拉的那个瞎子？”

“嗯，就那个瞎子。跟他是战友。”

“什么战友？外公不是就当了几个月兵就逃回来了么？”

“就那几个月当兵认识的。他逃回来的时候，多亏这个瞎子。那时候他不瞎，他当时站岗，是哨兵。他放了你外公。不是他，你外公怕早就被打死了。”

“瞎子也当过新四军？”

“是新四军，后来打仗眼睛被炸瞎了。”

外公在65岁的时候才遇到这个瞎子。外公是81岁去世的，拉瞎子整整16年。

在外公的葬礼之后，妈妈请瞎子给我算算。我已经在外面许多年，在哪里？过得怎样？妈妈一无所知。瞎子掰掰手指头：“放心，姑娘，不久就有音信了。”

瞎子说这话的第三天，妈妈收到了我的信。信是从珠海寄的，我在信里说，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一切都好。

我原先在佛山黄岐镇的一家家具厂做搬运工，觉得没前途，又跑到珠海。写信的时候，我刚刚在珠海的国际贸易展览中心找到一份电脑维修的工作。

瞎子最后一次给人算命，可能就是给我算的这一次。妈妈在收到我的信之后，特意给瞎子送了五块钱，作为谢仪。瞎子收了钱，说他不再出去了。

“我就在家，等死。”

就在外公去世的这年冬天，瞎子也死了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匠人》申赋渔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2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